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六十一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一

歷代三

西漢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為君其臣之者非心

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

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戸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

功臣其誓盟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

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横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吕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吕而吕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吕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矛謂二子方對吕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

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不過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捄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刧麗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麗寄不可刧北軍不可入呂顉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

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蘄出於吾身也義理茍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為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

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

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更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群臣拔劍擊柱若從兩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

有為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為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裹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没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顧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横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宫所出亦不可

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

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冢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盍亦反諸已而已不以袵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毋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

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説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

有為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惟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歷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吕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産禄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

何也其謀呂禄也刼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刼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

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乎為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

則民自以為不寃者勝於天下無寃民蓋天下無寃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寃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不獨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

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寛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説耳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

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説到反時更無説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纔釁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惓之心則不足

以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吾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及汲汲然自進其説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　漢之儒

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横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邉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横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

固正只是太麄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踈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茬禍久矣然微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

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閳鼂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

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誤矣

孝文之恭儉仁慈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

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吴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説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吴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吴重大而漢輕小則吴兵可得而進也吴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

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五峯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

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鼂錯

龜山楊氏曰鼂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㮄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懐謟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

之反不在錯天下户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

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

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為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煞有籌畫一但使之自將兵所

以敗耳使叅謀為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大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籍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滛奢無度

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

而式顧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匱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着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

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

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嬌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

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禄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

蟜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格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有大虧欠處　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

臣乜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顧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　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遺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大臣以為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無黨此則未然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

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為者而何一毫

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

謬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氷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為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

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為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重輕重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魏相　趙充國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説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輙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憂者

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捄之風或鮮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羗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

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彊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

下風耳

丙吉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盗格鬬死傷横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禁盗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

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隂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隂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内盜賊縱横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

子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為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

厚可稱也其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黄霸

象山陸氏曰黄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其所木可為棺其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

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叅考後世儒者乃以為鈎距而鄙之此在黄覇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覇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臣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劉向　蕭望之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

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

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黄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

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葢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

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

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

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强横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

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賔之名訹以尊爵厚禄刼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賔不勝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為不道毒痡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

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正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絶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洿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

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謟豈曰能賢故君賔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斁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謟事毋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

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為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禄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寃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賈孺之智

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儒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歟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刬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　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　董仲舒

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强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

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强於德自强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

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六十二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葢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禄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

之道則有未盡也葢用人之道先以一説横於胷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髙帝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葢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髙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冦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脩

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爲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獘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乂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吳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年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

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

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㝡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虚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肋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黄憲

龜山楊氏曰黄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矣

或問黄憲不得似顔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顔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

凛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即渉梁氏賔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

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曰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

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葢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逭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替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焉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

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

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勉齋黄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

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竇武　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厮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絶

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稃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乗機決策収為己用而乃遅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

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揩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敗王允五王之禍也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

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令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

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

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亂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覆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剌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

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絶紹豈亦不重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

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因京師武子求掌橐饘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懐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為人所不能為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

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為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與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為已任非人倫莫相䘏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𣸂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

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漢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絶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

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畧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冑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

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畧雄傑之氣不能自歛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黄石存包桑閉玉關以

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處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克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蘄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

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其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

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黄老武帝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向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禄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

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葢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葢不可不思也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

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

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
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
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茍也若乃居位則思其
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
錮諸君子在下則嘘枯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眩露昧
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搏擊
毫强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
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

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丘之事

為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葢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處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黄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温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髙乎使在聖門作

成之當居顔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汲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御度人心素定一則定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 問高帝只因

請兎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

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

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

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

經權諸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

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弘（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　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

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壊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呉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

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内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既敗乃曰法孝直

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巳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為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温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

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令操之遺令諄諄百年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

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温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歴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啾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巳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巳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説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説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説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

不從其後來　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與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

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三軍耳兵自

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

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

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葢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與孰為正曰蜀志在與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與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

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知

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甲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

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

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之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　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

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　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　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

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　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長能得人心如此　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

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代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是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班駁處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

故耶觀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　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畧數千户而歸不肯徙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齔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謫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

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収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懐附之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　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

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從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　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　孔明擇父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藴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

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曰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　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主此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繞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

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真實是不敢出也　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强弱利害一其心蓋凛凛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無庥物者以是故耳若汩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髙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

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没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　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

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將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　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两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污下故两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　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

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録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　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吴而不得吴止分數郡以與之

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争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

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茍非甚

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絶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説非也方曹公以强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紓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欿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

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强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内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揭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簣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二